

永樂大典

卷二千八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七 八灰

丕

洪武正韻鋪切大也書嘉乃丕績亦作平又姓左傳有平鄭許慎說文丕从一不聲教悲切徐鍇通釋古音不若夫故得不為丕字之

聲也鋪眉反爾雅丕丕天也邢昺疏釋曰書立政云以並受此丕丕基顧野王玉篇普邛切陸法言廣韻鋪回切平上同顏元孫千祿字平平上通

下正宋重修廣韻左傳晉大夫丕鄭丁度集韻攀悲切人通眉切鄭樵六書畧以不音附象華之不音教披於地上之形妻機廣于祿字丕丕上石

經下說文春秋傅里平之難戴何六書故屬說文曰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猶天也否不也从一不亦聲又教悲切通為丕字書云丕顯

哉大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云不顯不承易知曰詩中不顯之類皆當讀如丕泰和鐘銘曰不顯皇位詛楚文曰不顯大光秋不顯大神五感不

顯大神五感此最可證者又丕古借用不別作平張參曰石經八十釋行均龍龕手鑑足悲反韓道昭五音集韻教鞳切楊桓六書統滂母丕統

丕隸帛或从一在不中平隸熊忠韻會舉要官次清音推諫聲青大字通滂开切華落也从禾在地上一指地俗借披又大也則从一意不聲古轉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不仁山金氏曰凡詩美詞而加不者皆丕字也如古祝詞曰顯大神謂丕顯大神也說者豈不顯乎於義不通作平非又姓左傳有平鄭俗字韻會

定正字切滂 篆 不 周穆 不 師秦 不 師危 而 齊 而 齊 並齊

孟和鍾並見楊 鉤鍾鼎集韻 丕 丕 並王存 丕 丕 並齊 而 齊 並齊

古集篆古 丕 徐鉉 丕 丕 並高勉齋 丕 丕 祝睦 丕 丕 劉熊

大韻海 丕 丕 學書韻總 丕 丕 碑 丕 碑 並

見洪邁漢 眞 丕 歐陽 丕 虞世 丕 棟 丕 並張 丕 鮮于

隸分韻 書 丕 詢 丕 南 丕 素 丕 錦漢 丕 樞

總叙 書大禹謨嘉乃丕績 盤庚民用丕變 大誥爾丕克遠省 天明畏惻我丕丕基 立政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名詰廢朕丕作 原詰惟乃丕顯考大王 克明德慎罰 君奭丕單緝德 丕冒毋隅

十倍曹丕 三國志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繼

輔之如其不才者可自取又初後
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不十為平

三國志吳關澤初
魏大帝即位孫權

問群臣曰曹丕盛年即位恐孤不及見之澤曰不十年
不其歿矣以字言之不十為平此其數也果七年而卒

道丕

高僧傳
釋道丕

長安貴冑里人主而峻竅端雅性保管寺禮繼能法
師而師之時長安焚蕩丕負其母東征華陰顯德中示化

丕禪師

五燈
會元

同安丕禪師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
如何師曰孤峯迴秀不掛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嗣膺禪師

丕鄭

史記秦本紀終公九年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繆公許之夷吾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皆約丕與

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願君急
召呂卻至則更人重耳繆公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等疑丕鄭有間乃
言夷吾殺丕鄭
丕豹 史記李斯傳音終公
求士求丕豹於晉
丕氏 羅泌路史黃帝
紀丕氏黃帝之

茲丕氏

羅泌路史少昊紀
茲丕氏少昊之後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二

胚

洪武正韻鋪杯切說文孕一月又器物朴許慎說文胚从肉不聲匹括切對
照釋名胚者也氣香結也顧野王玉篇匹尤音回二切陸法言廣韻鋪回

切孫恂唐韻芳杯切徐鍇通釋按文子注胚胚也聲如水中泡錯以為胚
胚即如胚胚疑血普杯反丁度集韻鋪枚切或从女作胚司馬光類篇又

披尤切胚胎未成之物張有復古編別作胚非釋行均龍龕手鑑胚俗胚
正韓道昭五音類聚普梅切楊杜六書統滂母胚就聲胚胚或从女媀

練能忠韻會集老官次清音字奉特義文字注通作胚趙謙榮
音大字通胚作胚胚又器物朴當用胚字切滂僂滂媀偏胚

胚 杜从古集裴
古文韻海

胚 徐鉉
裴韻

胚 五六
書統

胚媀

五六
書統

胚 鮮于樞草
書集韻

胚

洪武正韻鋪杯切凝血許慎說文胚从血不聲芳括切顧野王玉篇匹尤
匹才二切徐鍇通釋胚猶胚也普杯反字重修唐韻芳胚切丁度集韻鋪
枚切或書作胚司馬光類篇又方鳩切又房尤切艸名爾雅菰胚多華
少葉又披尤切胚胎未成物之始或从血作胚又俯九切戴侗六書故今

永樂大典

卷二八〇七

人以臘脂為坏蓋取諸此伯曰女子任身一月為始坏言血始凝也別作
坏楊桓六書統滂母韻說解坏絲隹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趙謙聲音大
字通即古坏字之義蓋孕一月則血
冰訓異而義同字切滂僂滂聘偏坏

篆 𠄎 杜从古集篆 𠄎 徐鉉 草 𠄎 鮮于樞草
書 𠄎 古文韻海 𠄎 篆韻 書 𠄎 書集韻

坏

洪武正韻鋪杯切未燒陶瓦又見下韻野王五篇音梅切又作坯宋重修
廣韻芳坏切司馬光類篇培鋪枚切又蒲枚切說文培敷土田山川也又
蒲來切封也又房尤切闕人名魯有申培公又薄亥切莊子乃今培風又
薄口切博雅培壤家也又鼻墨切重也張有復古編培坏丘再成者一曰
瓦未燒从土不別作坯非芳括切黃機廣千祿字培坏上正下通戴佃六
書故步枚切以土封罅隙也記曰坏牆垣又曰螿蟲坏户亦作𠄎莊周曰
日中穴陷又步庚切徒與培一字入作坏培无之齊未燒為坯說文作
坏郭守正燕雲韻楊子乘則坏按注古本作坏詳均龍龕手鑑札俗說通
疑止坏今音杯反疑俗音坏韓道昭五音類聚卷五曰一音楊桓六書統
滂母韻培培壞壞坏壞壞或从土聲能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崔烟建龍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坏冶一陶注土器未燒郭璞爾雅注銘物之始趙謙聲音文字通作坯非
又瓦未燒者作𠄎非又培也記坏培垣莊子鑿坏而通作坏非莊日中穴
坏俗字或音裴不出韻會定正滂僂切魯顏闈聞
使至鑿坏而通即至坏培也字切滂僂滂嫖偏坏

篆 𠄎 𠄎 𠄎 並杜从古集 𠄎 徐鉉 𠄎 𠄎 並六
書 土 𠄎 𠄎 篆古大韻海 土 篆韻 𠄎 𠄎 𠄎 書統

草 𠄎 鮮于樞草
書 𠄎 書集韻

盛索鑿坏

漢楊雄解朝故士或自盛以索或鑿坏以通注盛索
謂危難鑿坏謂頹闕也魯君問顏闈賢欲以為相使

者性得闕因鑿使
壞而亡坏壁也 干 𠄎 錫 坏 楊雄太玄經天玄干首次五虫豷
干于丘始或錫之坏注坏未成无

也五為土故稱培丘聚也始莫食也家性為干五屢天位當
清身納己干株百福而反虫豷求非其正故或錫培土之辱 室無穴

坏 宋魯文定神道碑文定知齊州齊俗悍強盜賊橫發吏不敢正視公
屬民為伍謹與察急追捕且訪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坏

貨委于塗。遇雨般坯。

盤山語錄師云昔東堂下遇雨知事人普請不擇老幼般坯皆覽應惟一老仙安坐不出事畢大衆圍

坐欲糾老仙有言於長春真人者真人呵之云坯盡壞直幾何一人煉心端的到休歇處如寶珠無價且莫各人心地用事去大抵教門中以得人為奇也

醅

洪武正韻。鋪杯切。酒未漉許慎說文。醅。醉飽也。从酉。音聲。匹回切。顧野玉玉篇。匹才切。未漉酒也。宋重修廣韻。芳胚切。丁度集韻。鋪枚切。一曰。酒未

漉。或作醅。司馬光類篇。又披尤切。又普后切。戴侗六書故。鋪回切。酒未漉也。楊桓六書統。滂母。醅。或从不聲。醅。熊忠韻會舉要。宜

次。清音李詩。俗似蒲萄初澄醅。某不。杜。从古。集。某。商。徐。鉉。不。韻會定。正字切。滂。僂。滂。嫫。偏。醅。書。醅。古文韻海。醅。篆韻。醅。

六書。絲。客。不。並六。草。志。鮮于樞草。統。書。西。西。書。統。書。醅。書。集。韻。

雪醅

清波雜志。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勁。復繁人。之。皆好。秦州雪醅。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蠟。黃水。蠟。黃。不

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蠟。黃。水。重。西。湖。水。輕。音。較。以。權。衡。待。之。

蒲萄

水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四

醅

梁谿漫志。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粘春酒。輕紅擘荔。枝。今叙州公。醅。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漲蒲萄醅之

句。靖康初。元稹子蒼舍人作守。有旨。添賜。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老父異時尋故事。蒲萄醅

熟。記初元。李白詩。送者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澄醅。陵陽集。以正陽。庫蒲萄醅。送何斯舉。優次其韻。歎息蘇公無恙日。坡頭自築小山房。

五年不識官堂味。只以春江當酒賜。蒲萄酒用春江水。壓倒雲安。魏木春。未解敲門問奇字。一杯聊醉草玄人。

綠醅

蘇東

坡詩。萬頃蒲。萄漲綠醅。

舊醅

杜工部詩。盤餐市遠無。兼味。專酒家貧。只舊醅。

新醅

陸龜蒙詩。者。壓新醅。寄懷。

葉美。統。歷。糟。林。漸。有。聲。旋。如。荒。澗。野。泉。清。身。前。古。態。煙。處。出。世。上。愁。痕。滴。合。平。飲。啄。斷。年。同。鶴。儉。風。波。終。日。看。人。事。樽

中。若。使。常。能。綠。兩。紋。通。侯。總。強。名。皮。日。休。詩。一。黃。松。花。細。有。聲。旋。將。渠。挽。撇。寒。清。秦。吳。松。恐。第。來。近。劉。項。真。應。釀。得。平。酒

德有神多客。頌醉鄉無貨。沒人爭。上。湖烟水郎山月。合向樽前問底名。

春醅

蘇東坡詩。未顏。發。過。如。春。醅。

金醅

文鑑王蘭潤 蘇東坡茶糜詩月 貯醅 梅聖俞詩屈原自著 熟金醅溢 折霜凝凌玉醅 漁父篇鋪糟不及漁父

賢世無功名多浪死劉伶阮籍于今傳邇來獨酌邀明月唯有青山李謫 仙謫仙歿後幾百年市樓日活千萬錢沉酒宜少當道眠文字不見空月 圓吳均之孫何我慎雙壺貯醅持置前 宜之阮李詩與瑱凌飲強對春風妍

伍

共武正韻鋪杯切有力也來也書至于大伍許慎說文伍从人丕聲詩曰 以車伍伍救悲切顧對王上篇四眉切徐錯通釋曾有力人以秦董父好 勇名其子曰丕茲取此義浦宜反司馬光類篇攀悲切人貧悲切一曰大 力又脯杖切山名又鋪杖切爾雅山一成又鋪來切又並鄙切山名又部 鄙切又五息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救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母屬統聲統 脈或以不聲既錄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濂博義通作倕倕走貌趙 謙聲音文字通滂开切又恐懼也作倕非揚子柔則倕俗字借山再成曰 倕通用坏作倕倕非爾雅一成坏俗字方音如此彼韻會定正滂圭切倕 倕馬以車有力也字 篆 倕 並杜从古集韻 倕 徐鉉 倕 六書 切滂圭滂倕偏倕 書 倕 篆古文韻海 倕 篆韻 倕 統

永樂大典卷八百七

耕 倕 並六 草 倕 鮮于樞草 書 倕 書集韻

大倕 書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于大倕注孔氏曰山再成曰倕倕 以為在成是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在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

山成阜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 魯陽縣臨河有山畫大倕也

倕氏 羅泌路史黃帝紀 倕氏黃帝之後

秬

共武正韻鋪杯切一秬二米黑黍也又尤賄一韻許慎說文秬从禾丕聲 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秬在天賜后稷之嘉穀也救悲切徐錯通釋后稷 動於稼穡天降此稷尚書曰稷降播種宜及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彼 尤切又普鄙切又俯几切又匹几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字部字悲三反 釋行均龍龕手鑑杯所秬音丕韓道昭五音集韻救羈切楊桓六書統 湯女禍也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書云秬羈隸也爾雅殺皮也李 巡曰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中之有二米者別名為秬又終韻爾雅 翼曰周禮人注疏秬如黑黍一秬二米秬即其皮秬亦皮也按百穀之

中一籽二米唯參為然說文解枉字一籽二米而解米字云米楚一朱二
楚是枉止此未楚爾古者米釐丕三字相通鄭注以枉梓皆解為皮失寬
字溱博義通作枳又音揖切又部癸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方
音見上聲韻會定正滂圭切也人以之為皂者字切滂圭滂姆偏枉

篆𠄎 杜从古集篆 𠄎 徐鉉 隸 𠄎 六書 草 𠄎 鮮于樞草
書 𠄎 古文韻海 𠄎 篆韻 書 𠄎 統 書 𠄎 統 書 𠄎 統

𠄎 𠄎 漢書五行志漢章帝
元和中和 𠄎 𠄎 生郡國

駉

洪武正韻鋪杯切爾雅馬黃白雜毛今桃花馬也說文黃馬白毛詩慎說
文駉从馬丕聲敷悲切顧野王玉篇普悲步悲二切馬黃白色駉同上張
參五經文字駉駉二月並音丕徐錯通釋滿宜反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
貧悲切馬駉色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五音類聚平悲切又駉駉馬走
貌楊桓六書統滂母駉統聲駉書或如此熊忠韻會舉要官次清音趙謙
聲音大字通滂丌切借駉子也作駉非又羣走貌作駉非柳文鹿豕狂狂
俗字韻會定正字 篆 𠄎 杜从古集篆 𠄎 徐鉉 𠄎 六書
切滂圭滂姆偏駉 書 𠄎 古文韻 𠄎 篆韻 𠄎 統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六

隸 𠄎 六書 草 𠄎 鮮于樞草
書 𠄎 統 書 𠄎 韻

有駉有駉 詩駉篇薄言駉 者有駉有駉 逐人駉駉 楚辭招魂駉駉血
拇逐人駉駉些

𠄎

洪武正韻鋪杯切狸也楊雄方言𠄎狸别名音𠄎北燕朝鮮之間謂之𠄎
江南呼為𠄎狸音玉顧野王玉篇倍悲切狸屬也宋重修廣韻敷悲切司
馬光類篇攀悲切狸子曰𠄎又貧悲切𠄎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狂𠄎二俗作
足悲反韓道昭五音集韻狂或从犬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母𠄎从豸丕
聲原聲𠄎與狂同从犬丕聲能忠韻會舉要 篆 𠄎 𠄎 並杜从古
官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姆偏𠄎 書 𠄎 𠄎 集篆古文

韻 𠄎 並六 隸 𠄎 並六 草 𠄎 鮮于樞草
海 𠄎 並六 書 𠄎 統 書 𠄎 統 書 𠄎 統

𠄎

洪武正韻鋪杯切靈姑𠄎旗名亦作𠄎張參五經文字音丕見左傳丁度
集韻貧悲切又攀悲切楊桓六書統滂母𠄎熊忠韻會舉要官次清音左
傳齊侯卜使王黑以靈姑𠄎率吉字溱博 篆 𠄎 六書
義𠄎同上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姆偏𠄎 書 𠄎 統

州

東漢書志本泗州下邳縣按尚書禹貢九州分野屬徐州又按下邳地理屬淮陽風俗通云奚仲為夏車正自薛封邳按春秋薛國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仲居薛為湯相武王優其封為薛侯齊桓公復之為伯魯襄公二十四年會薛伯于夷儀後為齊所併滕文公問孟子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故知通於滕也有薛城薛河者古下邳地秦置薛郡漢為東海郡所隸後漢為下邳國晉宋梁為武州及下邳郡後魏為東徐州後周為邳州隋開皇元年郡廢大業初州廢後為下邳郡唐武德四年復置邳州貞觀六年州廢屬泗州元和四年又屬徐州宋太平興國七年置淮陽軍割下邳宿遷二縣屬焉今復為邳州割蘭陵來隸金亡宋曾有其地元中統二年立十路宣撫司以其地屬河南後以民戶稀少併睢寧宿遷下邳三縣一州領之陞蘭陵為嶧州至元八年以邳州屬歸德府十二年復置睢寧宿遷兩縣屬淮安十五年還來屬元因之

國朝洪武初兼領宿遷睢寧二縣仍隸淮安府其縣之沿革各詳縣志之下宋汪元量詩身如傳舍任西東夜宿荒郵四壁空鄉夢漸生燈影外客愁多在雨聲中淮南火後居民少河北兵前戰鼓雄萬里別離心正苦帛書何日寄歸鴻又天祥詩中原行幾日今日纔見山問山在何處云在邳徐間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八

邳州山徐州水項籍不還韓信死龍爭虎鬪不肯止煙草漫漫青萬里古來劉李孫英雄樊崇至今幾千歲元貢泰甫詩吳船蕩漾一毫輕楚客飄零萬里情驟雨挾雲行斷岸亂山湧浪入孤城黃河風起鷗無侶紫塞春深馬有程莫恠仲宣多感慨朝來白髮鏡中生又一帶黃河百折灣下邳城外更潺湲煙迷兩岸疑無地日落中原喜有山法重鹽租嚴犯界官多魚稅倍征關白頭父老相逢處猶伴圯橋授履還貢奎詩荒城十里路重經暫艤扁舟出驛亭春到梅花何處白雪暗山色向人青心驚家遠書難寄面迎風寒酒易醒莫憶韋衣兒女態脫袿夜鶴吟林樾周衡之詩百戰殘城古下邳白門樓下草萋萋古來多少英雄恨落月城頭烏夜啼陳剛中詩沂水碧潺潺汀洲白鳥閑林邊邳子國煙際嶧陽山茅屋秋先破荒城夜不關烹魚呼濁酒一嘆夕陽間馬虛中詩戰骨銷沉水氣清沙邊砲石尚縱橫不知天定安危計虛使生靈死亂兵又昔日旌旗古戍移將軍曾此覓封侯如今戰地成耕地得見昇平任白頭

下邳國

後漢書地理志武帝置為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為

下邳國。隸陽東十四百里。十七城。戶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萬一千八十三。下邳本屬東海。東延之西。任記曰有沂水自城西西南注

十萬。龐勛命鄭鎰救之。鎰帥死部未降。昭宗光化二年。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揚行審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注。下邳古縣。唐屬徐州。元城志在徐州東一百八十里。秩十餘人。山陽志。歷代攻守事實。後漢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牟亂。東術與呂布書勸全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即將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只備聞之。引通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謝原幼密庵詩。葉謝原幼下邳待月詩。萬里吳船泊下邳。秋風短鬢欲成絲。孰無韓信卮金志。已後張良進履時。河水東遷非禹跡。嶧山西峙尚秦碑。鱣魚黍酒沙頭辨。今夜如何月上遲。元王守初蘭軒集。下邳有感詩。圯橋千古舊名存。猶指劉侯話本因。遺履不違秦父老。萊封安得漢宗臣。壯懷藹藹重回首。世事悠悠一欠伸。三卷素書傳教了。不應豪傑便無人。

邳姓 與丕同。宮音。清河。史記夏禹車正奚仲。自薛封于邳。望于信都。

水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十

邳彤 東漢書列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率正。東觀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

為率正也。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後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庭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璽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就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部之兵。揚勸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指父母。皆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大守如故。使將兵居前。比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脫臂。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

永樂大典

卷二八〇七

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即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十九年湯卒子某嗣火劫之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詔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勃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臺者誤也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逆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彤形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論語曰魯定公謂孔子之言斯近之美唐末名賢論東坡曰王郎反河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十一

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彤形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上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彤形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獨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大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為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但恐危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畧似彤形皆一特雄傑也洪邁容齋三筆彤形鄴高論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彤形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上必更驚動三輔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先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彤形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為人所標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鄴高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皆十

盪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丕。

斲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切。

玆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松。

賦

鋪杯切。字溱博義。方回切。小阜也。

剗

鋪杯切。字溱博義。義乎圭切。據也。

枚

洪武正韻。護杯切。叢枝。又姓。毛詩傳。枝曰條。幹曰枚。左傳。南廂枚莖。之。杜預曰。不指其事。况卜吉凶。枚卜功臣。周禮。有銜枚氏。顏師古注。漢書。枚狀如著橫銜之。纏絮於項。纏結凝也。絮。燒也。又馬槌。左傳。襄十八年。以枚數圍。許慎說文。楛幹也。可為枚。从木从夫。詩曰。施于條枚。莫栝切。陸法言廣韻。枝也。亦姓也。郭忠恕佩觿集。枝。杖上章。移翻。枝柯。下莫回翻。條。枝。徐鉉通釋。自條而出也。故尚書曰。枚卜功臣。言一一卜之也。今人言

永樂大典卷三千八百七

二十

一枚。二枚。春秋傳曰。以枚數圍。枝。馬鞭也。言以馬鞭數門扇之版也。此字會意。莫惟反。宋重修廣韻。亦姓。漢有淮南枚乘。丁度集韻。枚。箇。凡也。戴侗六書故。斲。條之。搏直者也。詩云。伐其條枚。故小木因以枚數。按枚。攻。皆以木為聲。楊桓六書統。明母。斲。斲。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今文作枚。王氏曰。凡數物曰枚。數事曰條。禮記。下皆銜枚。注。疏云。止宣器也。又考工記。鳧氏為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注。帶所以介其名也。枚。鐘乳也。李星存古正字枚。與玫瑰同。从文。它无。韻會定正。明。傀切。枚。卜。枚。莖。謂一箇二箇。卜之莖之也。又銜枚。銜之於口。以止語也。字切明。傀。明。民。眠。枚。

篆

篆。上林。篆。斗。

枝

並汾陰鼎見。楊。鈞。鍾。鼎。集。韻。

斲

古。斲。

說文。並見。杜。以。古。篆。古。文。韻。海。

枚

徐鉉

六書。行。篆。韻。斲。

枚

未。草。書。集。韻。

枚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銜

枚

周禮。銜枚氏。掌司。鑼。國之大祭祀。令禁無。鑼。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詔。呼。嘆。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太。平。御。覽。詩。曰。我。東。日。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鄭。玄。曰。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未。謂。兵。服。也。示。初。無。行。陳。銜。枚。之。事。也。禮。記。曰。升。正。樞。諸。侯。執。紼。五。

百人皆銜枚。周禮。夏官中軍以鞀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國語。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賈逵曰。逆凍而上曰泝。徑波曰踰。須待也。夜中乃令沙汀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以其中軍私率六千人銜枚。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史記。項梁率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邯夜銜枚擊楚。無項梁。陸賈楚漢春秋。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塞而翼奮。鷄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漢書。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田儻都甘切。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然儻於臨濟下。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東觀漢記。吳漢伐蜀。分管於水南水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梁祚國統孫權嘗賜甘寧酒。米寧以米賜帳下。乃以銀碗酌酒自飲。次與其都督次酌。其次命銜枚出所飲。王隱晉書。母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枚襲艾等。殊美至于城下。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發兵救浚。軍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逼近。銜枚密嚴。夜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請降。宋書。

柳元景總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關方口。東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劉柳元佑。簡步騎二千一宿而至。遂合戰。元佑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既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沈攸等伐之。於是龍驤將軍卜天生推車塞澗。軍敢死數百人銜枚先登。袁淑傳。淑上議曰。宜選敢悍數千。行潛掩。偃旗裹甲。歸馬銜枚。晉陽秋曰。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付羅敷留守。吳蘭蜀敗。遂起兵。遣威憲謝詢等水陸並到。說獻以合從之計。獻謂諸將曰。今處孤城。百姓無主。其人因囊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破憲。盧琳晉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鄴至洛。右將軍張方逼帝幸長安。河間王率參佐到霸水上。迎人兵去路百餘步。銜枚屯列。崔鴻後秦錄。永和二年。遣武衛姚萇營于大路。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未遣等銜枚夜襲。萇營死之。前涼錄。張璠字元琰。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推遇於邢。尚相拒十日。璠銜枚密擊。大破之。由是顯名。又蜀錄曰。李持使弟驥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驥。以觀虛實。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驥營。及將士奔于涼州。越絕書。吳王闔閭問五子。晉軍法。子胥曰。工身將。即疑船。旌麾兵戰。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戰與。

將軍船等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更卒皆銜枚。歌擊鼓者新。曹瞞傳公將襲東紹軍。乃選精銳步騎。皆銜枚縛馬口。夜從

間道出。人抱束薪。至紹圍也。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太公六韜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人操炬火。合則滅之。或鼓呼而行。或銜枚而止。吳孫

子三十二。墨經靈輔曰。移車移旗。以順其意。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擊。以戰則克。魏文帝兵書。要畧銜枚。毋誼。惟令之從。左思吳都賦。銜

枚無聲。悠悠旆旌。伐其條枚。詩召南。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施于條

枚。詩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枚枚。詩實實枚枚。部尊一枚。周禮冬官

輪人為蓋。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篆間謂枚。周禮龜氏

謂之枚。枚謂之景。注。鄭司農云。枚。鍾孔也。玄。謂今時鐘。狀似鼓。與舞每處有也。面三十六。珠十枚。通鑑魏大侯

後十二乘。桃七枚。漢武內傳。王母以桃七枚與武帝。紙九萬枚。唐語林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二十三

為會稽。庫中有箋紙九萬枚。造物九十枚。南史宋明帝奢費。每所造制。必為

一物。輒造九十枚。民不堪命。企及揚枚。唐書杜肅。字子美。玄宗命宰相試文

稱道。且言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枚棖。唐語林

薔薇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棖。音棖。實語訛。曠名也。當呼為梅槐。槐

在仄部。韻音回。按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當因梅與槐合生。遂以

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枚條而演微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可取

此為證。且未見梅棖之義也。真使便為玫瑰。字宜百花中。獨玆是取。象於

玫瑰耶。玫瑰音回。不音理。字音理。進枚。文苑英華。于公異進枚狀

者。是玫瑰音回者。是玫瑰。字音有證。物至臣所者。臣輒令筮。非是常珍。宜在并聞。輒敢上獻。陰陽造化。神妙

潛功。羣生既偶於昌期。靈既宜私於聖德。伏惟皇帝陛下。化通立點。躬贊

異平。神功所以服不展。大孝所以尊清廟。故天惟儲慶。雲物表瑞。於非煙

永樂大典

卷二八〇七

天心而難讓。至如此寶安敢無言觀其形製標奇非一時之物精輝旁射。逾百鍊之珍。臣輒比擬他金光芒獨映。求之故事。未或前聞。未孝通誠。美已彰於盈缶。徵神錄異。慶常美於化鈞。况其賦質堅剛。銷形益榮。膺大雅。獻酬之用。告太平歡樂之符。特佇休明。潛躍久同於瓦礫。道合交泰。或器堪佐於蟠壘。况因封管而生。似未微衷而獲。儻從殊貨。是更褒揚。必取類於金堅。至遂成於家寶。期於銘刻。傳在子孫。長承聖主之恩。使効微臣之跪。

枚根

西漢書西南夷傳。粵為蠻任貴。秩太守枚根自立為功。殺王。注。枚根。太守姓名也。

枚赫

西漢書衛山王傳。衛山王有逆計。遣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銀矢。刺天子。璽將相軍吏印。

枚乘

西漢書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奉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邑也。音才。駱反。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二十三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特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聞不容駭。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敢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上。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系邪。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敵無窮之難。究萬乘之銳。師古曰。敵。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系邪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景。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倉。師古曰。音僕。倉之倉。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如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過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

生有基。橋生有胎。服者曰基。胎者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乘。師古曰。納猶藏也。何曰乘。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一名尾。乘為極。單一也。一乘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繩。乘火繩斷井。及索所契傷也。師古曰。音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夫其乘夫統。繩皆音統。契音切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鎖。索非木之銛。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夫銛銛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依要曰。索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銛。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石反。石稱丈量。徑而寡夫。師古曰。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摧而拔。師古曰。如葉言若葉之主牙也。搔。謂抓也。按音宗。高反。抓音莊。交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礱亦磨也。底。赤石也。礱。阜石也。皆可以磨者。礱音聲。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乘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乘從。孝王將。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

水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二十四

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作嚮。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苻之塞。師古曰。苻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從反。六國乘信陵之藉。孟康曰。魏公子無忌。魏信陵君。無忌音魏。五國却秦有地音也。明蘇秦之約。萬剗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銷戎狄之義。師古曰。德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苻。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天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眾百倍於秦。今夫說說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管於漢。事音曰。管。音。師古曰。音子。杜。及。譬猶蠶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切鋒按必無事矣。師古曰。蚋音。也。齒。謂齒也。蚋音。音。又音。人。悅也。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地。其音。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六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當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謂僻在。夫吳。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

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吏輸錯至。吏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而輸雜出。負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增說也。鄭讀曰。雙。備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張晏曰。吳苑。蓋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深壁高壘。副以闌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運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與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即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亦立黃旗於其端也。師古曰。郡通以棹船為黃頭。即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師古曰。饒古

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勅同。勅整也。積粟固守。以備榮陵。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言終之辭。未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閔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樂布。昆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代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趙出邯鄲。應劭曰。漢行鄭奇圍趙王於邯鄲。與因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特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特。皆任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韓安國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復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吳糧道。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辟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後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

高孝王亮來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亮名反即位乘年老過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葉輪道死師古曰在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藥子華師古曰藥無也晁無咎濟北集枚乘事梁有愧於鄒陽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漢聞之斬晁錯以謝諸侯乘復說云云吳王不用乘策枚乘傳濞始謀反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厄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已去吳濞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為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而捨濞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願求副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乘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濞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已舉士矣郵人言乘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憚如羞益而敢於刺殺之至害乘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多下獄岳死乘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法矣且乘名謀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乘此其意也然乘文辭過陽其所為七發蓋相如此自陽已下不

及也楊龜山集鄒陽枚乘論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枚臯

西漢書臯字少儒乘在梁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

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完從弟師古曰完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完音人勇反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元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没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李杲曰談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俳樂人也談音談俳音排朝音竹交反為賦頌好嬉戲師古曰嬉樂汗也音悅以故得媒贖貴幸師古曰媒押也樂坊濁也音清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待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子生賦及立星子祿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高禘祠而今臯作祭祀之大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

永樂大典

卷二八〇七

皇子也。初衛皇后立，鼻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今淇終如始也。鼻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蹇鞠刻鏤。師古曰：蹇，蹇蹇之也。蹇，以車馬之。中以物蹇蹇為戲樂也。蹇音十六反。鞠音巨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述故所作少，而善於鼻。鼻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非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詠嬉東方朔，如淳曰：嬉音欺，詠猶利辟也。師古曰：詠，致也。嬉，醜也。諂音丁禮反。又自詠嬉其文，詠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詠，古委字也。諂音被說，猶古屈曲也。願諛笑不甚，闕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娛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七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七

二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昊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園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卿